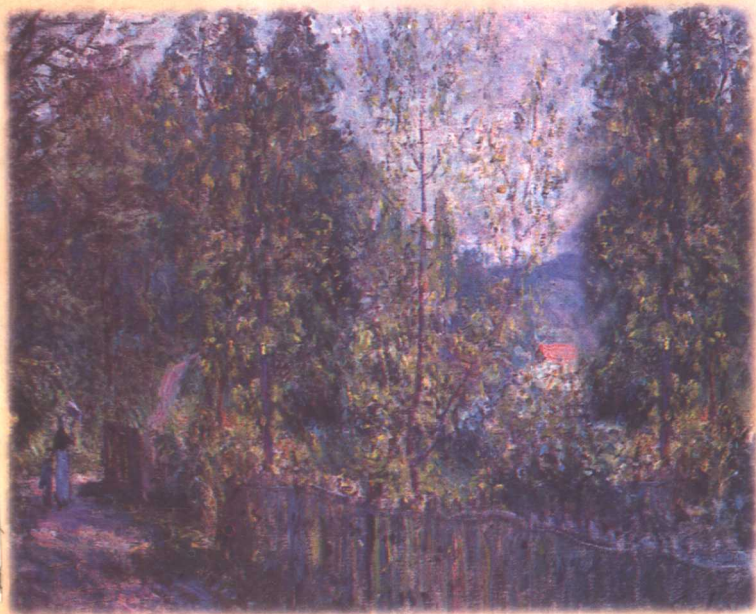


· 环球视野丛书 ·

特里丰诺夫大街是莫斯科市中心偏北的一条街道。对于一个旅俄的中国学生来说，是观察俄罗斯社会、俄罗斯人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窗口。在这条街上，没有人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而多朝我看一眼，因为我已融入他们中间；但我又是一个外国人，这使我能够始终清醒地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变化进行观察思考。俄罗斯大地是个广阔无比的舞台，特里丰诺夫大街便是观众席的一角。

体验 俄罗斯

邵宁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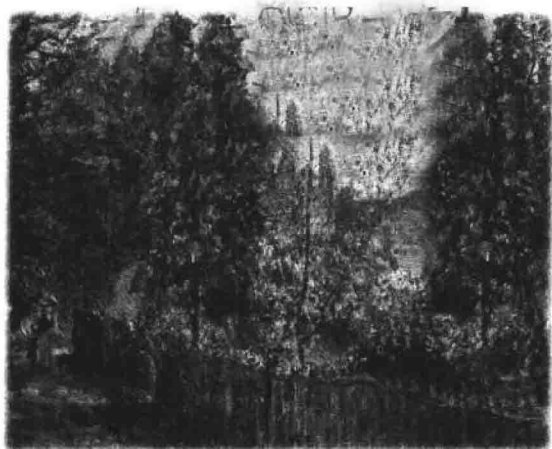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 环球视野丛书 ·

邵宁 著

体验 俄罗斯



 文匯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 伟

封面装帧: 周夏萍

• 环球视野丛书 •

体验俄罗斯

邵 宁著

文匯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竞成印刷厂印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0,000

印数: 1-5000 印张: 7

ISBN7-80531-424-1 / G·266

定价: 9.2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特里丰诺夫大街是莫斯科中心偏北的一条街道，很宁静，也很古老。它的名称来自于特里丰诺夫教堂，那是沙皇时代的一座挺有名的教堂，而今却只剩下断墙残垣了。

从1990年至1994年，我在这条街上住了差不多有4年。因为我所就读的莫斯科戏剧学院的宿舍，就座落在这条街的45号B幢。说是宿舍，其实有公寓的性质。俄国的大学与中国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便在于宿舍不在校园内，而座落在居民住宅区里，并且只提供外地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住。房间20平方米左右，两人一间，有家具和卧具。这种公寓式宿舍的意义在于给学生一个“家”，而不是像中国的学生宿舍那样，意在把学生管起来。

在特里丰诺夫大街上，我与俄国同学一样出门挤公共汽车上学，踩着没膝的积雪、顶着没有星星的夜空回家；我与俄罗斯大嫂一同在副食品店排队买菜，听她们抱怨飞涨的物价；我与俄罗斯儿童一起在楼旁的树林里玩耍，曾吓哭一个不到两岁的“洋娃娃”……

特里丰诺夫大街对于一个旅俄的中国学生来说，是观察俄罗斯社会、俄罗斯人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窗口。在这条街上，没有人因为我是个外国人而朝我多看一眼，因为我已融入了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我又是一个外国人，

A4391/02

这使我能够始终清醒地、饶有兴味地对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变化进行观察、思考。如果说，俄罗斯大地是一个广阔无比的舞台的话，那么，特里丰诺夫大街便是观众席的一角，我坐在其中的一个座位上，用布莱希特所推崇的“陌生化原则”的眼光津津有味地“看戏”。

当然，在“看戏”的闲暇，我也拿起俄国产的钢笔和契诃夫用过的紫色墨水，记下自己的一些零星的感想。于是，便有了这本笔记。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红场上的新教堂	(1)
俄罗斯侨民：尴尬的“少数民族”	(8)
莫斯科人如今怎样看中国	(19)
有钱买不到东西好，还是有东西没钱买好	(24)
莫斯科的越南村	(31)
莫斯科人·达利画展·画街	(37)
由电影明星成为政治家的贡达列娃	(41)
俄罗斯电影相不相信眼泪	(44)
“迟归”的俄罗斯作家们	(52)
芭蕾仍在营造着梦幻	(62)
王明的儿子王丹丁	(71)
连接中断的亲情	(76)
俄罗斯与俄罗斯人	(82)
大街小巷更名热	(84)
一位老记者的眼泪	(88)
怀念虾味的依拉	(93)
丽人行踪	(97)
斯维塔的中国梦	(103)

2 目录

卓娅大婶	(110)
送上一枝白玫瑰	(118)
男保姆伊凡	(124)
套娃娃	(129)
拜谒托尔斯泰故居	(137)
莫斯科的地下宫殿	(139)
“卡片教授”	(143)
“小红帽”的故事	(147)
俄罗斯的饺子及“锅贴”	(154)
寒夜温情	(158)
“打的”20分钟	(16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164)
住别墅的猫	(168)
智斗俄式蟑螂	(171)
冬天的湖	(175)
五月的鲜花	(179)
九十年代的“樱桃园”何去何从	(183)
俄国人为什么不抱孩子	(187)
俄航上的“空嫂”	(191)
“女士优先”的怪圈	(193)
灯泡的困惑	(197)
别墅的寓意	(201)
俄语“中国”为什么是 <i>КИТАЙ</i>	(204)
阿林, 你现在还好吗	(206)
蒲公英的滋味	(210)
留在扉页上的赠言	(215)

红场上的新教堂

莫斯科的红场向来是被视作俄罗斯的象征。红场上的克里姆林宫钟楼、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和列宁墓是闻名于世的胜景。如今漫步红场，可以发现红场上出现了新的景观——一座崭新的教堂在红场上矗立了起来。

这座教堂的建筑具有俄罗斯古典风格，约三、四层楼高，砖红的色调配上传统的五圆顶，显示出俄罗斯东正教堂特有的平稳和庄严。但是，与周围的古建筑、教堂相比，新教堂还是缺少那种恢宏的气度和精致的雕琢，显得有些粗糙。

这座东正教新教堂在还未全部竣工时就已对外开放，其中经常举行宗教仪式，可见莫斯科人对使用这座新教堂的迫切心情。1995年初，脚手架全部被拆除，新教堂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而前来做礼拜和参观的人更多了。每逢礼拜日，教堂门口，总有一支长长的队伍。

几十年来，直到苏联解体前，红场上的列宁墓一直是游人参观的热点，每逢开放时间，总有一条长龙蜿蜒着。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游人，大多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瞻仰革命导师的遗容。但近几年来，列宁墓前的长龙消失了，迈着整齐的步子换岗的卫兵也撤走了，只有怀着好奇心的外国人，还来光顾一下这座黑色的建筑。

列宁墓这一头的平静，和新教堂那里的热闹，恰成鲜明的对照。

“信仰真空”

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在一昼夜变成了16个国家，俄罗斯的三色旗在一刹那取代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早在70年代的苏联，就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翻开万比洛夫的剧本《打野鸭》来看看，那种青年人的信仰危机、精神空虚昭然可见，他笔下的青年人，被西方评论家称为苏联的“迷惘的一代”。

1992年，俄罗斯实行全面私有化，越来越多的人被卷进了私有化大潮。对大多数俄国人来说，眼前的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崇高的成了低下的，正确的成了错误的。许多人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被愚弄了，他们的生命被浪费了。私有化是大势所趋，即使有些俄罗斯人无法立即接受现实，但多半也是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偶尔上街参加次把游行集会活动。那些坚持自己原有的信仰的人，大多是老人，他们成了俄罗斯社会新的“多余的人”，影响力较微弱。

这时的俄罗斯社会，像一个瞬息万变的万花筒。这时的俄罗斯人，也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在大千世界里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有的从商海中挣得大把钱财，有的靠一技之长谋得一个不错的职业，有的从早干到晚仍入不敷出，还有的捏着几文退休金排在购买平价土豆的长队中……夜深人静，当各色人等从忙碌中安定下来，偶尔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时，他们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和空虚。这一时期

的俄罗斯，存在的已远不是一种“信仰危机”了，而是出现了一个“信仰真空”！

用什么来填补这个“真空”呢？东正教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那些原先躲在偏僻的尘封的修道院中的神父们，起先是小心翼翼地探出头来张望，随后便披上崭新的长袍，来到了大城市的教堂中，庄重而自信地主持起了一场又一场弥撒。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兴衰

东正教又称正教。和天主教一样，同属基督教的分支，它原来在俄罗斯传播极广，从城市到乡村，处处可见大大小小的教堂，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虔诚的教徒。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东正教在人们身上留下的痕迹。例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讲述的就是东正教复活节时候发生的故事，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小说，更是深受宗教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撇开东正教，20世纪初以前的俄罗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就不是完整的。

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的东正教活动被大大限制了。二、三十年代，东正教完全被禁止，许多教堂被毁。不过，在民间，东正教的香火并未完全断绝。习惯势力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一位六十多岁的俄罗斯妇女说：“我小时候，每到复活节，家里总是染五颜六色的彩蛋，做复活节蛋糕，唱圣歌，偷偷过复活节。”

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东正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在俄罗斯才有所恢复。大学生也开始对东正教发生兴趣，台上讲课、台下看《圣经》及宗教书籍，一时在大学校园成为时尚。一些老人们又重新走进了教堂。但是，这时候俄罗斯的社会还没有大的变化，由于几十年无神论的深入影响，东正教的信徒还不是很多。

东正教香火真正的旺盛是俄罗斯国家发生剧变后出现的“信仰真空”阶段。同时，也与这一时期俄罗斯社会涌起的复古潮有关。俄罗斯社会和人们竭力要恢复苏联时代被抹煞的旧俄罗斯的一切，包括宗教。

莫斯科郊外有一个小城扎戈尔斯克，在“更名热”中改回了原名谢尔吉镇。这个小城原来只是以教堂建筑群出名的旅游点，而现在的宗教活动却更为著名，该镇的圣三一教堂，因年代古老、保存完好而倍受教徒青睐，年轻人纷纷去这座教堂接受洗礼。

原来俄罗斯青年结婚时要向红场上的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现在这传统仍然保留了下来。同时，婚礼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去教堂。一对名叫安德烈和依列娜的新人在走出新圣母修道院的教堂时说：“神父的祝福使我们感觉到婚姻的神圣和幸福，也使我们体会到曾祖母迈入教堂结婚的奇妙而遥远的味道。”

红场上的新教堂正是在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开工建筑的。

新教堂的所在地原是一片空地，但在很久以前，这里也是一个教堂，名叫谢以教堂。据记载，谢以教堂建于1636年，当时前来做礼拜者众多，后毁于战乱。谢以教堂的重建得益于俄罗斯虔诚的教民的帮助。大约从1990年起，红场

边上的这片空地上，搭起了一个木质的亭子，供奉着圣母的画像，下面有一个募捐箱，接受着人们的捐款。当时常常有头上包着花头巾的俄罗斯老大娘划着十字，颤颤巍巍地掏出几个卢布投入箱内，然后虔诚地亲吻圣像。过了两年，新教堂便破土动工了，社会各界和人们的捐助化作了教堂的一砖一瓦。

新教堂是模仿老谢以教堂的原貌建造的，虽然因建造时间短而不能将谢以教堂的原有风格呈现得十分完美，但它的建成和开放却是俄罗斯东正教界的一件大事。它似乎是东正教回归俄罗斯的象征。

东正教回归热潮

在这一场东正教回归热中，人们为了填补信仰的空白而大量皈依东正教，但不可否认，有许多人是因为别的原因才走进教堂的。其一便是俄罗斯现状让人们失望。俄罗斯政府的种种改革举措均不太成功，领导人对人民的多次许诺皆成泡影，几千倍的物价上涨使俄罗斯人难以对生活再抱希望，而犯罪率的上升使老百姓丧失了安全感……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没有想到，推翻了旧的体制，迎来的竟是如此的现实！

记得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曾说过：如果一个病人的病用了无数药方还是不能治好，那么他患的就是不治之症，俄罗斯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病人！在19和20世纪交会之际，俄罗斯社会的确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而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交会之际，俄罗斯又走到了一个止步不前的十字路口。

许多俄罗斯人失望了、彷徨了、困惑了。他们虽然怨天

尤人，但难以再回到昨天去。他们在失望和无助中缓步走向了东正教堂，企望在那里得到一点心灵的慰藉。

自然，也有不少人是由于从众心理才信仰东正教的，尤其是趋时的年轻人。一位 20 岁的俄罗斯姑娘安娜半年前受了洗礼，最近又替自己的女友斯维塔作了洗礼，成了 23 岁的斯维塔的教母。一时间，信仰东正教成了有文化的表现。在报上、电视中经常可以看到著名演员、歌星、作家讲述自己皈依东正教的感受。于是，许多青年人便把原来苏联共青团的团徽送到阿尔巴特街的地摊上，往脖子上挂起了明晃晃的十字架。

现在，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地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俄历圣诞节、复活节已成了公共的节日。连续二、三年，在俄国最隆重的节日——新年的前夜，电视里总要播出叶利钦去教堂的画面。每逢俄罗斯国内出现大事，比如 1993 年的“十月事件”和车臣战争，全俄东正教大主教阿列克赛二世都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劝告人们平息战火、减少流血、维持和平。东正教已彻底回归俄罗斯。

到 1996 年为止，俄罗斯共开设了数百所东正教学校，仅莫斯科一地就有 70 所礼拜学校，17 所东正教中学和高级学校。东正教教会教育正在凝聚力量，为了培养传教士，开办了圣提洪诺夫神学院，已有 950 名学生在那儿学习。

对于俄罗斯在短时间内涌起的东正教热潮，俄罗斯有识之士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从前政府将教堂与人民隔离开来，俄罗斯失去了浓厚的宗教文化层，而今宗教事业才刚刚重新起步。一位不信教的大学教师奥列格认为，宗教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东正教劝人为善，信教的人多的地方犯罪

现象就少一些。这对于今天的俄罗斯也许并不是坏事，但他自己因多年受“无神论”的影响，并不信教。

也有人认为东正教在俄罗斯如此迅速地发展有其政治背景。一位在莫斯科的外国公司雇员就持这样的看法。他觉得电视中经常播出国家首脑进教堂的镜头，是一种宣传和政治需要。如今，俄罗斯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没有一种信仰，是很危险的。因此，政府企图在短时期内让东正教来填补空白，成为大多数人的精神支柱。的确，那么多教堂需要修葺，那么多神职人员需要培养，光靠民间的宗教组织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俄罗斯的报刊上有时也刊登普通百姓对宗教的意见，有的很有意思。一位住在奔撒城的妇女柳京诺娃给报社写信道：“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现在赶时髦，经常在大的宗教节日出席教堂仪式，电视中经常转播，可他们连正确地划十字都不会。真该有人提醒他们怎么做。”

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回归，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俄罗斯侨民：尴尬的“少数民族”

一个泱泱大国，一夜之间，分裂为 16 个国家。如今，前苏联各国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大者如领土之争，舰队归属，小者如公有财产的再分配，边防海关的设置，频频困扰着独联体诸国的内政外交。

在国家的“硬件”障碍难以解决的同时，“软件”也开始出现了问题。这里的“软件”，主要是指人，俄罗斯人。最近一两年来，俄罗斯人在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处境渐渐不妙了。原先，他们在各个少数民族共和国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或官居要职，或为技术骨干。而今，俄罗斯人都希望离开这些独立的国家，回归到俄罗斯来。可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历史的“孽债”

在苏联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时，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来到各加盟共和国，帮助发展当地的工业、科技和教育。当然也不可否认，当时的苏联政府确有大俄罗斯主义的倾向，希望将其他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化”。最典型的例子是中亚诸国。比如，哈萨克人都说着一口标准的俄语，在其首府阿拉木图街上，通用的语言是俄语，在阿拉木图音乐学院教钢琴的哈萨克姑娘萨乌丽说：“斯大林统治时期，迁移了很多俄罗斯人

来哈萨克，如今俄罗斯人在哈萨克斯坦占总人口的一半。在苏联时期，在哈萨克几乎没有哈语学校，我们从小听的是俄语，说的是俄语，生活也慢慢俄罗斯化了。”

自然同化是可取的，强迫同化是不幸的。的确，走进阿拉木图哈萨克人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与莫斯科人相差无几的住宅、家具、挂毯、摆设和食物。独联体的中亚诸族，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塔吉克人的文化素养、文明程度比较高，可是，存在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本民族文化的退化。

卡尔梅克族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俄罗斯境内，伏尔加河下游有一个卡尔梅克族，是蒙古族的一个支系，14、15世纪从蒙古高原慢慢迁移而来，可是他们在沙皇时代受到极为残暴的压迫和统治。在17世纪下半叶，相当一部分卡尔梅克人不堪忍受沙皇的暴政，集体离开伏尔加河下游，往东方迁移，向清朝政府求助。经过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卡尔梅克人在到达中国新疆时只剩了出发时的三分之一的人数，他们受到了清康熙政府的热情接待，被妥善安置在新疆的一个地区，他们被称为西蒙古土尔扈特族，而留在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人熬到了推翻沙皇政府以后，处境却仍未有所改观。本世纪40年代，全体卡尔梅克人又被斯大林政府以“通敌罪”强行迁往几千公里以外的西伯利亚各地，在迁移过程中，人口又锐减一半。而今，多灾多难的卡尔梅克人终于回到了伏尔加河下游的故土，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选出了自己的总统。

1993年4月12日，俄罗斯新闻媒介报道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著名企业家、亿万富翁，年仅30岁的基尔桑·

伊柳姆日诺夫当选为俄罗斯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伊柳姆日诺夫是哥萨克人。自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经济专业毕业后，开始从事经营活动，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伊柳姆日诺夫当选为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后，将解散卡尔梅克的最高苏维埃，而代之以由 25 人组成的议会，并进行经济改革。伊柳姆日诺夫在致力发展本民族经济的同时，不忘恢复自己的民族文化。可惜，在几十年苏联错误的民族政策统治下，卡尔梅克人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所幸的是，他们的文化在中国新疆的西蒙土尔扈特部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因此，去年卡尔梅克共和国政府特地到中国新疆请了异国同胞，来传授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艺术。

少数民族一直在苏联受到不公正、不平等的待遇，他们没有保留自己居住地区的权利，就像对待卡尔梅克人一样，1943 年，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巴尔达人都被流放，并且当时的苏联政府曾下令将克里木半岛上的鞑靼人全部流放西伯利亚，而将俄罗斯人移民克里木。如今俄联邦境内车臣的连绵战火，与当年的“孽债”并非毫无关系。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中用俄罗斯传统的讽刺笔法，描写了这一场场民族大迁移。

“如果没有正规军队和军用卡车去帮助国家行政机关，这些民族不会那么有效而迅速地奔赴自己永远的流放地。部队雄纠纠地把山村包围起来，于是几百年定居在那里的人——在 24 小时内以空降兵的神速动作被送到车站，装上列车——立即开往西伯利亚，开往哈萨克斯坦，开往中亚细亚，开往俄国的北方。刚刚过了一昼夜，土地和不动产就已